



日本  
推理大师  
长篇佳作丛书

两个长相相似的人，  
一个是富翁的独子，  
一个是流氓。

森村诚一 著

施元辉 译

# 噩梦的设计者



顶替者从蜜月旅行开始特训闯关，连连施计，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关卡，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噩梦。

吉川英治文学奖获得者、日本最具影响的推理小说家  
与高木彬光、江戸川乱步、佐野洋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

森村  
诚一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海峽文藝出版社



# 噩梦的设计者

森村诚一◎著 施元辉◎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噩梦的设计者/(日)森村诚一著;施元辉译.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550-1892-6

I. ①零… II. ①森…②施…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0660 号

## 噩梦的设计者

---

(日)森村诚一 著 施元辉 译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892-6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主要人物表

**财川总一郎**：亿万大富翁，财川商事董事长，总经理。

**财川一郎**：财川总一郎的儿子，继承人。

**多津子**：财川一郎之妻。

**水木时彦**：流氓集团成员，私生子。

**财川聪次**：财川总一郎的弟弟，财川商事专务董事，副总经理。

**谷口敏胜**：财川总一郎的妹夫，财川商事专务董事。

**谷口惠子**：财川总一郎的妹妹，谷口敏胜的妻子。

**神川君代**：化名浅冈喜美枝，财川总一郎的情妇，谷口敏胜的情妇。

**神川美佐子**：财川一郎的女秘书，私生女。

**阿松**：高谷松，财川总一郎的女仆。

**大桥**：财川商事的总务部长。

**柴崎**：水木时彦的流氓同伙。

**户波**：私立侦探社侦探，后成为多津子的情人。

**草场**：警视厅刑事。

**入江**：警视厅刑事。

## 目 录

序 幕 .....	1
第一章 罪恶的交易 .....	3
第二章 新婚旅行 .....	29
第三章 最初的关卡 .....	42
第四章 相互畏惧的对手 .....	66
第五章 供食游戏 .....	83
第六章 敌人的构思 .....	111
第七章 珍珠的诱惑 .....	125
第八章 不露面的情人 .....	136
第九章 纪念的反复 .....	150
第十章 阿松之死 .....	159
第十一章 对两个女人的选择 .....	178
第十二章 傀儡的背叛 .....	189
第十三章 美丽的赠与 .....	202
第十四章 “丈夫”的复仇 .....	221
第十五章 彩虹的消失 .....	237
尾 声 .....	245

## 序 幕

灯火辉煌，觥筹交错。财川总一郎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独生儿子的这一结婚盛宴，喜气洋洋，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

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连在国外访问的总理大臣也拍贺电来了。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

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或者早已经议论开了，他们也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此刻置身于豪华的宴席中，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气氛中。

宴会接近尾声了。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这时，总一郎轻轻招手，把一郎叫到身边来。

“到了网盐温泉镇以后，你马上去找一个叫水木时彦的年轻人。噢，他应该住在温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吧。”

“父亲，您说的水木时彦，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郎不禁一怔。父亲自从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以后，现在虽初步恢复健康，但神志

尚不太清醒，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一郎想，他现在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见到他……”

“是的！”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父亲注视着一郎，瞬间，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尖锐的逼人的光芒。

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却又让他们去极其普通的伊豆度蜜月。“你们多次去过海外旅行，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就到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去吧。”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

一郎还想更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水木时彦的事情时，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

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一谈话。

## 第一章 罪恶的交易

### 1

这是一间卧室兼饭厅、会客室的小房间，水木时彦乏味地茫然地看着电视中的低级节目。已经是夜里十一时了，突然门外传来了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

“是客人吗？”

水木时彦侧耳倾听着。

自从被警察责令停止他的那种“买卖”以后，有些观光团体的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他过去的行当，往往在参加宴会以后又来找他。

水木凝神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动静了。

“是听错了。”

他把视线又转到电视屏幕上。

“白天，过着无聊的生活；晚上，看着低级的节目，人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他自嘲地苦笑道。这时，门外又传来冬冬的响声。

“果然门外有人!”

水木断定自己没有听错以后，才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房门是单扇的，当他手握住门把手时，感觉到外面有人往里推着门，好像不让他开门似的。

“您是谁？要是客人，请您回去，我已经不干那种买卖了。”

水木以为是哪一个醉客在恶作剧，才这样问道。可是门外代替回答的是仿佛动物似的呻吟声。这使水木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了。这里位于镇的尽头，是一片沼泽地带，星星点点的住宅在周围群山的怀抱中，静悄悄地躺着。

“喂，你不要推门哪，怎么……”

水木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一道缝儿时，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里，堵住了门。

“哎呀，你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水木不禁一愣，用力推开门，挤身出去，将那人抱起。这回可使他更惊讶不已了。仔细看，那人好像是头部负了重伤，从头到脸血淋淋的。啊！尤其头发好像在血水里浸过似的，发梢儿还滴着血。在从屋内射出来的昏暗的灯光下，那人受伤的脸实在惨不忍睹。这张脸水木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现在变得如此可怕了，但是看上去却很熟悉，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喂，坚持一下！是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水木两手抱着受伤者，用力摇晃着。这时那人用失去焦点的眼睛直望着空中，同时伸出了右拳。

“什么意思？”

那人竖起了食指和中指。

是V暗号。垂死的重伤者用右手表示这个暗号到底是什么

意思呢？

“喂，你说话呀……”

水木鼓励对方，大声喊道。那人颤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呻吟一声，便猛地垂下头去了。

“鼓起精神呀！”

水木又摇晃那人，可是这回没有任何反应了。水木用耳朵贴近他的胸膛，发觉对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怎么，已经死了！”

水木意识到自己卷进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去了。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负的重伤。

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想，杀人的凶手如果出于某种动机给这个人以重创，这时也许还会追来看其行凶的结局。

或者凶手为了置他于死地，突然袭击，在未杀死他时，他侥幸逃脱了，这样凶手一定会尾追而来，补上最后残酷的一刀。

水木不寒而栗。他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一下房子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的：这时，凶手或许正屏住气息躲在黑暗的角落，紧盯着这里呢。

因为尸体不能就此陈放于门外，水木无可奈何地把他拖到屋内来。他关上门，又一次打量死者。死者身上穿着水木熟悉的浴衣，披着短上衣。从浴衣上分散印着的富士山花纹，水木马上看出死者是这个镇最高级旅馆“芙蓉馆”的客人。

“是来度蜜月的，或者是带女人来玩儿的吧。”他判断。

水木望着死者身上褐色的、织有金丝的短外衣。这种短上衣是专门供给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的。水木从其买卖的经验中知道，住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多为新婚夫妇。这个客人，他没有在火车站见过，大概是从京滨方面坐车来的。

“被留在饭店里的年轻女人还在等着他呢，真是可惜。”

得赶快报告警察。可是当他正要伸手拿话筒时，看到从死者上衣口袋里露出的皮钱包。他迅速地将钱包抽出来，觉得里面沉甸甸的。打开一看，竟使他惊喜得睁大眼睛。因为钱包里满满地塞着一大沓面额为一万元的纸币，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十张。这时，他的恐怖完全消失了。

“披着旅馆的浴衣，随便走出来，就携带这么多钱，那留在旅馆房间里的钱大概就更多了。”

水木在遐想。

突然一种卑劣的念头从水木脑际闪过。杀死这个人的凶手大概不是为了金钱吧，我如能巧妙地利用这个偶然机会，说不定能捞到一大笔钱财呢。

他想，在向警察报案之前，先通知住在芙蓉馆的死者的同伴。人既已死，晚一点儿报，也不会活过来。至于能否逮到凶手，与我无关。对警察，我从来就没有好感，而我最感兴趣的，从来也就是钱，钱。

水木全然不怕被怀疑为凶手。他自认与死者素昧平生，心中毫无杀死他的动机。当务之急是通知死者的同伴（大概总是女人），以索取礼金（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报了案，让警察先来一步，那就谈不上礼金了。

水木转动脑筋算计完毕，为找到能知道死者身份的证明书，又翻动钱包。

“有了！”

他从钱包中发现了一张硬纸片，是饭店寄存贵重物品时寄主与饭店各执一半的证据卡，上面写着“黑潮之间，财川先生”。

“黑潮之间”，这是每晚住宿费高达五万元的“芙蓉馆”内

最高级的房间。这个有钱的死者，除了怀中随便揣这么多钱币外，在饭店里大概还寄存着其他什么贵重物品呢。

水木确信自己的估计不会出错，死者是一个相当大的财主。

“即便事后遭警察斥责，我也要搞到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以一种造作的声音给“芙蓉馆”挂电话，交换台立即将之接到“黑潮之间”，果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回答声。

“我是财川！”

从声音听出对方好像是二十三四岁的女人。

“哎呀，是你呀，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你到哪里去了？”

看来对方是把水木当成她自己的丈夫了。

“不，我不是您丈夫。我是想告诉您有关您丈夫的事，所以才给您打电话。”

“怎么？不是你？可是声音很像很像呀。你不要和我开玩笑。”

对方仍然用怀疑的语调说。

“我确实不是您丈夫。太太，您的丈夫我刚刚见到！”

“那么，他在哪里？大约两个钟头之前，他说去大澡堂，但出了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我现在就难以告诉您了。”

此刻水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真相告诉对方的。

“我丈夫怎么啦？”

“那个……太太，您不必惊慌……您丈夫稍稍受了点儿伤。”

“受了伤？”

从话筒里，水木可以听出对方屏住了气息。

“哎呀，伤重吗？您是医生？”

“不，我不是医生，您丈夫受了伤，突然摔倒在我家门口，

现在我让他在我家休息，请您马上来，好吗？”

“哎呀，不好了，他什么地方受了伤？情形会是怎么样呢？”

对方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总之，请您马上来，我现在就去接您。”

“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

“在芙蓉馆附近，走七八分钟就可以到饭店。我叫水木，不是什么可疑的人。芙蓉馆的人谁都认识我，您如果不放心，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知道了，我马上到大门口等您。”

从口气听来，对方好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水木立刻换掉沾满血迹的上衣，出门时又慎重地锁上门。温泉镇的街很小，他很快就到芙蓉馆了。这时，他见到一个身穿十分考究的西装的年轻妇人，不要求服务员引见，就在大门口的停车处等他了。她的身体轮廓清楚，面貌美丽，服饰摩登，从紧束的衣服里透出了诱惑男人的肉感。

这时，夜已深，大门口不见其他人影，这使水木感到放心。

“是水木先生吗？”

见到他走过来，年轻女人先开口道。

“噢，是财川先生的太太呀。”

可是，当水木走到她跟前时，那女人却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

“讨厌鬼，谁叫你开这样的玩笑？”

说着，亲昵地拍打着水木的肩膀。

“太太，您怎么啦？”

“刚才，在电话中，我就听出是你在搞恶作剧呢。你别开玩笑，赶快回屋去吧，要知道，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值得纪念的仪式在等着我们呢。”

财川夫人谜一般的眼光，娇媚地注视着水木。

“太太，您恐怕弄错了，我不是开玩笑，您的丈夫确实……”

“您还开玩笑哪，这可不行。”

财川夫人说着，拉起水木的手。这时候她似乎才发现到水木的衣着和她丈夫的截然不同。

“怎么，你穿这样的衣服？”

她眼睛里泛起了怀疑的目光。

“我叫水木，是本地人。我希望太太别和我开玩笑，您丈夫不好啦！”

“怎么，您不是我丈夫？”

“不是，难道说，我和您丈夫很相像吗？”

现在水木想起来了，刚才看到躺在他家门口的她的丈夫时，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原来是因为和自己长得很相像的缘故。两人相像得如此逼真，以至连死者的妻子一时都难以分辨出来。只是因为当时事出突然，加上那不速之客血淋淋的一副凄惨模样，水木才没意识到这一点。

“总之，您一看就知道了。总之，您跟我去。”

水木重复着“总之”两个字，抽回被对方拉住的手。看来，年轻的女人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了。

## 2

水木时彦每日过着像死一般的百无聊赖的生活。人活着应该有强烈的生命的感触，可是他没有。

但是，他不想自杀。自杀本身是痛苦的，多少需要些勇气。在现在这样每天慢性自杀似的生活中，他不愿重复这种麻烦。

现在，他寄生在这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镇。过去他曾是一个流氓暴力集团的成员，这个暴力团体在以横滨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拥有势力。后来，这个暴力集团遭到警方镇压，水木时彦逃到这个小小的温泉镇来投靠母亲娘家的一个远亲。由于这里的生活比较舒适，他终于住下来了。可是，就像泡进了微温的温泉水中一样，不知不觉地，他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网盐温泉镇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这里冬暖夏凉，不仅温泉丰富，而且近海浅滩是绝妙的海水浴场，所以，一年四季宾客如云。

钢筋水泥结构的旅馆，服务设施齐备，不比都市一流饭店逊色。游客中有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有许多从京滨方面来的观光团体、新婚夫妇，使这个小镇一年到头热闹非凡。

这里是旅游胜地，理想的度假场所。因而，映入低声下气为别人服务的水木眼中的，是人们兴高采烈、尽情游乐的神情。

大部分的游客也是终年匆匆忙忙，辛勤劳作，只不过想利用短暂的休假，探身温泉，洗涤生活中的污垢。可是在水木看来，好像是世人只把他排挤出游乐之列似的。

他在火车站前为旅馆拉客人。刚刚下了火车聚集在车站前的客人中，有些人还没有预订下住宿旅馆，水木把这些人介绍到和自己签下合同的某些旅馆里来，以赚得一定工钱。此外，还可以在旅馆里蹭顿饭、洗个澡，借此机会还可认识酒吧间的临时女帮工。有时，意外地分享到她们的肉体。因而，他可以说是旅馆的名副其实的寄生者。

可是，好景不长，各家旅馆都配备了专门的向导服务员，预先未订住宿的客人随之骤减。这样一来，水木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甜头可舐了。

明媚的风光，宜人的气候，不能当饭吃。水木本想趁此空

档离开这块亡命之地。可是，生活在这温柔仙境里，就像泡在温泉里一样，他的身心已经变得懒散了。

他觉得要是离开这里就要患重感冒似的。总之，他已经习惯这个环境了，他也不愿受雇于人。现在，他还能勉强为旅馆拉客，招揽生意。如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只好去当哪一家旅馆的专职职员了。

多少有点儿野心的人都奔往大城市了。至今还逗留在这小镇上的，不是像水木一样被城市抛出来的，就是被这温泉小镇磨去锐气的人，再者就是妇人、老人和孩子了。这里，所有的旅馆都苦于长工劳动力不足。

有一段时间，水木觉得不能光靠给旅馆介绍顾客为生，于是，就转当摄影师。他到风景地、植物园等地方，专门给游客拍摄纪念照片。

可是这也不是好买卖。大部分游客都各自携带照相机。于是，他用摄影挣下的一些钱，把到这儿之后就一直租借的那间小屋略加改造，开设了裸体照片展览室。

这种行当，的确能够吸引观光团体的客人，获利不小。可是好景仍然不长，很快就被警察盯上了。一天，他被警方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幸亏仅是警告而已，没有让留下指纹，就获赦免。但是警方警告他，如若重犯，定当严惩。

这样，他又回到火车站前来了。每天，当他看到那些衣冠楚楚、携带美女的游客时，嫉妒之心油然而生，甚至产生杀人的念头。

“在这广大的世界中，难道就没有我的用武之地吗？”他这样想着。可是毫无办法寻觅到如意的地方。否则，他绝不会在这乡下温泉镇再泡下去了。他意识到，如果搞不好，他甚至会被人从这块他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撵出去的。

他希望整个世界天翻地覆，让一切既成的东西都颠倒过来，这样或许能使自己有机可乘。

水木把人生比作长途列车。在这样的列车里，一开始就占有座席者，一直到终点也占据着座席；但最初被挤丢座席者，只能始终站着。

站立者要想获得好座席，除非列车中途发生什么故障，乘客改车换席，才能有这种机会。否则，将永远站立着。

水木刚乘上人生的列车时，就已经失去座席了。记得，他刚入大学不久，父亲就因交通事故而身遭不幸，母亲也因病相继死去。他为了能满足生活的要求，成了暴力集团的成员。

他的父亲原来是横滨市一家运输公司的会计。为人耿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从小就看着父亲辛辛苦苦劳作的水木，深感父亲从早到晚为他人拨弄算盘，度过一生的生活是极其无聊的，甚至是愚蠢的。他压根不想去当这样的职员。父亲每天上下班时间像用图章刻出来似的：早九时上班，晚六时下班。父亲为人沉默寡言，水木也很少见到父母交谈过。父亲回家后，如果别人不去理他，他也会像一块木头似的，默默地坐在固定的位置上。

但一家人之间没有产生过什么仇恨。看来母亲对为侍奉丈夫而活着，没有什么不满和疑问。一家三口人默默地围住饭桌，默默地吃着饭、喝着茶。然后，又各自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看电视。这似乎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男人、女人、孩子同居的小集体。水木不喜欢父亲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是多么乏味的人生呀！

“一个人，一天八个钟头为别人算钱，那能够称为人的生活吗？”

他知道，他即便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父亲也回答不出什